

第一屆  
新  
北  
市  
第

# 文學獎

屆新  
北  
市

新  
北  
市、新  
文  
學、新  
心  
靈

散文

第  
三  
名

## 你在竹圍的日子

謝少唐



### 個人簡歷

原名謝碧娥，1966年出生成長於雲林，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。曾任舞臺劇編導，影視文化、戲劇節目編劇，現為自由創作者。文學，一直是年少至今，流離漂泊不定歲月中最美好的心靈依靠，卻遲至今年五月始投入創作。這是第二篇散文，也是今年參加的第一個文學獎，感謝評審們的肯定，更謝謝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辛勤筆耕者良好的發表園地。

### 得獎感言

早上，竹圍忽然飄起綿細雨絲，還好，爸，我有聽話，出門帶了傘。您和媽媽在那裡好嗎？

現在，應是歡喜時刻，我卻一直哭，三天了，遲遲寫不出任何感言……而我知道，我最該感謝的人是您們。

國中畢業那年，媽媽因為拔牙齒感染，突然病危，我也被迫放棄升學，留在家裡幫您照顧媽媽以及弟弟妹妹，並四處去成衣廠做工貼補家用。夢想實踐遙遙無期與殘酷現實交相侵逼，我越來越無法控制自己情緒。有次端水給媽媽盥洗時，竟然對她發脾氣，媽媽什麼也沒說，依然默默盥洗。後來，您們滿懷歉意地把我單獨叫到房裡：「妳一直是我們心目中最溫柔的女兒，讓妳受這麼多委屈，真的很對不起……」當下，羞愧的淚水在眼眶中打轉，直至步出房門，才獨自到後院嚎啕大哭。比起您們所承受的生命歷程中的種種艱難，我那一點點辛苦算什麼？而您們始終以最大的愛與包容涵養我，以至大的仁慈與寬厚對待傷害您們的人。如果沒有您們可貴的身教言教，我必無從學習如何善待與寬諒他人。真的非常謝謝您們。

也謝謝一直提攜我、支持我的家人和好友。謝謝大家。

## 【散文 第三名】你在竹圍的日子

謝少唐

只要再多等等，再多等一天，哪怕是兩個小時，就足夠我從竹圍趕至新店，就不會錯過，錯過那今生唯一再見你一面的機會。

是我疏忽了。總以為，你真能像主治醫師所說的那樣：恭喜！術後情況不錯，明天就能出院。回家，是你輾轉流浪三家醫院，頻繁進出加護病房和普通病房，住院將近半年來，最渴望聽到的一句話。但是，康復出院和突然病危，可是生死兩隔啊！要我們如何瞬間接受？那最後一刻，你又是怎樣獨自一人，面對巨大的痛苦與煎熬？

那日，本想去黃昏市場買魚，隔天預先把湯燉好，準備迎接你出院。剛從民生路步行轉往民權路，此時，春天正攀上最後一抹霞光，依然眷戀微醺薄暮，不捨隨夕陽縱身躍入河畔，為季節尾聲乾脆劃上句點。末了，還像位不夠盡興的頑童，恣意在天際殘留斑斑雲點，彷彿以哭要脅繼續遊玩，卻不被時間允許，臨走前隨意擦抹卻未抹淨，一臉耍賴的淚痕。

五月二十九日，暮春向晚詩意時分，竟不期然接獲你的病危通知！

我像猛然被困的野獸，亂闖亂撞、嚎啕慟哭，以為這樣就能換取改變；到頭來，發現自己只不過一直在原地打轉，根本哪裡也到不了。

恍惚間，見你走出星巴克，手裡握著什麼，急忙穿越馬路，興沖沖向我走來……

「不要哭喔！爸爸就快有錢了……」你攤開緊握的手，原來是一罐蘆筍汁。然後，你不慌不忙，慢慢從口袋掏出僅有的幾個零錢，投入那只空罐裡。「噹、噹、噹……」你搖晃罐子，銅板在裡頭來回碰撞，發出清脆聲響。

「從今天開始，爸爸會每天把零錢都存下來，等過年回家，就可以幫妳們買圖畫紙、買蠟筆跟玩具了……」你眼裡閃著盼望，亮晃晃地對我說。

「可是，夏天就要到了，天氣會很熱很熱……媽媽說，你們在磁磚工廠做工很悶，通風不好，你怕熱又容易流汗，還是把錢拿去買飲料消消暑好了。」我迷濛地望著那瓶瘦小的鐵罐，懷疑它將如何承擔起你要帶給我們的諸多期待？同時，又要每日每夜，擠壓埋藏你疲累悶熱想解渴的慾望……

我再也無法壓抑，對著你喊：不要再忍耐了！渴了就買來喝！我這裡有錢。走！買你最喜歡的星冰樂。

我用力拉著你要過馬路，你卻笑說：看啊！哪裡有賣星冰樂？那裡只有竹圍火車站旁的兩間小雜貨店而已。

我呆愣著。咖啡店呢？轟隆、轟隆，此時，火車正緩緩進站……

當時，竹圍只是淡水鎮的一個里，沒比我們北港鎮大多少。但是，它有火車站，有渡船頭，離臺北城不遠，更鄰近繁華淡水港。它還有瓷器廠、電子廠，以及，你即將任職的磁磚廠。這裡看來，充滿許多可能與希望。其他，就留予時間，留給等待，等待你安頓好自己，準備好一切，屆時，你相信你將能輕易平息母親的責難，滿足妻女們對小小幸福的期盼。

所以，你願意從恍如荒村的老家，獨自拖提行李，一步一步，艱辛地在碎石子路上行走。步行大約半小時路程才到車站。再坐半小時客運到北港。然後由北港換搭客運到嘉義。轉乘火車到臺北。再改搭淡水線……

長時間車程勞頓，路途顛簸，座椅僵硬，車廂擁擠，讓你未能有真正片刻休息。從黎明到黃昏，迂迴曲折，南南北北，你幾乎繞行了大半個臺灣。整整一天，被迫磨蝕在漫長交通上。但是，你沒有抱怨，你瞭解生活是什麼。

約莫春分時候，你抵達漂流寄居的竹圍。

你依然精神抖擻，提起那只裝了幾件寒簡衣物的舊皮箱，露出慣有無事一般的完好笑容，投入猶未可知、迷迷濛濛的將來。

工作繁忙，沒有多餘時間供你積累鄉愁與思念妻女。你小心翼翼，將要對她們說的每句話，都悄悄打碎弄散，一字一句嵌入熱模裡，然後跟隨慢慢游離而出的煙塵，重新緩緩潛進體內。你以為，這樣已經穩妥埋藏起自己所有情感，日後行將提筆時，這些被你一一細心安置的話語，將能像你每日練就的製造磁磚的技藝那樣，拼貼出一片片美麗的圖騰，送至妻女面前。

你彷彿已從瑰麗的磚面上，預見她們歡悅的容顏。

然而，日復一日，你對製作磁磚的知識越來越豐富，積藏在內心的千言萬語，卻歷經歲月淘洗，越來越儉省。或許，更甚於沈滯期盼的是日益無力實踐的沮喪，再說什麼皆顯多餘，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。於是，你給的信，越來越短，除了報平安，只問，好，或不好。

所有沈傷，你一肩挑起，然後，在難得假日裡，暫且讓它靜靜消解在與觀音山的無言對望，隨淡水河秘密流向不知名的他處。為此，你婉拒同事的任何邀約，因為去哪裡都需花錢。冬天，你總穿著那件單薄的藍色舊夾克，寒風一陣強似一陣，你頂多再繫上一條領巾，猶自瑟縮著身體，也不願買件厚外套。有人笑你寒儉，你報以完好的微笑：「反正天天待在廠裡，也沒要去哪兒。」

那天，一群穿著制服的年輕學生，從磁磚廠舊址，現今的藥妝店魚游而出，嘻笑著游入民族路的各式小吃前。我誤以為，當磁磚廠下工鈴響時，你也會和一群與你穿著相同衣服的人，成群自廠房魚貫走出，四處探尋可買可吃的東西，聊慰一整日的辛勞。

「妳想錯了喲。那時候，竹圍只有一條路，叫保甲路。可沒有民族路、民權

路或民生路……」你指著民族路上早已蓋起九棟二十幾層高樓的社區，說那裡曾是一家大電子廠；現在民權路上，馬偕醫院新建的恩典樓，以前是間有名的瓷器廠；萬應公廟附近則是磚窯廠。即便有這幾間大工廠，這裡多數地方仍是民宅和農田，既無夜市，更沒有我說的好吃的烤鴨攤，以及，強調不用回鍋油的炸雞排，當然，也不會有幾步路就一家的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。

一切，都是慢慢被準備起來的。

從馬偕醫館到馬偕醫院，從唯一的保甲路到三條民字為首的主要幹道，甚至，從工廠的興盛到沒落以致搬遷，許多人由這裡離開，更多人從外面住進來。這一往一來，竟有三十年。你從過客變成住民，再淪為過客。從英氣風發的青年，到鬢髮逐漸蒼茫的老者。從勇敢拼鬥的強健武士，變成臥躺床上，需要別人把屎把尿的中風病患。

這些，都是一點一點，慢慢聚累的。

那年，你才三十來歲，細緻柔和、溫文爾雅，較像纖弱文人，不似魁壯粗工。特別是，你身為長男，不該連生五名女兒。為此，你對你母親深感抱歉。你總是為許多事深感抱歉，比方說，不擅營生。於是，你只得離鄉背井，滿路奔忙。還來不及多抱抱那位剛出生的小女兒，還沒為她取名字呢。她雖不是早產，卻像只醬油瓶那樣瘦小，你和妻子，我的母親，你們甚至擔心，她可能無法跟其他姐姐們一起長大。就這樣將她丟下，你也深感抱歉。

為了那些這些漫無休止的深感抱歉，你必須經常加班。

這天下午，你實在撐不住了，終於累倒在工廠。大家要送你去最近的馬偕醫館，你怕花錢，仍隨意找了庸醫打針給藥，隔天如常上班。你想，或許能藉由練習，練習想像，來轉移身體的諸多疲累與不適感。

你想像，每一小片磁磚，都長了翅膀，馱載著你默默溶進的祝福，飛入一幢幢新建的房子裡，建構出一幅幅幸福藍圖。磁磚飄飛進寬敞客廳，拼貼出溫馨的晚餐時刻；三代同堂，爺爺慈藹和樂，幫忙餵食小孫女吃飯。磁磚飛貼在潔淨的浴室中，經驗豐富的奶奶，正在教導年輕媽媽，如何為她新生的女兒洗澡。小小磁磚還飛進小女孩的房間裡，爸爸正在為她畫圖說故事，媽媽則在一旁織毛衣。那些磁磚架起一片片晶亮光閃、五彩繽紛的美夢，陸續滑進許多人安穩甜甜的睡眠裡；又像許許多多幸福摺頁，串成綺麗翩翩的生活。

在那裡，沒有責難，沒有爭吵，更沒有離別。

有的是，相互體諒，彼此扶持，一起攜手奮鬥。

那是你為自己拼貼出的，屬於幸福生活該有的樣子。

你希望，能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安放自己和妻女。安放逐漸老邁的父母，讓一切無謂爭端，均消彌於每日每夜、平凡瑣屑的安定裡。你是，徹頭徹尾的，和平主義者。

因此，即使遇見陌生人，只要對方向你報以和善笑容，你便以為他們是自己再熟悉不過，只是暫且離居遠方的親人。

那個假日午後，你一如往常，在田野間漫步，田地上正在收成作物，幾個孩童撒野地玩成一團。本欲排解思鄉情愁，卻反勾起絲絲縷縷愁緒……這時節，老家也該割稻了，不曉得妻子一人，如何獨自照料五個女兒，還要同時應母親要求到田裡做活？小孩見你蹲在田埂上默不吭聲，便圍過來戲弄。你掏摸身上每一處口袋，總想從裡面找出點什麼來給面前的幾個小孩。然而，什麼也沒有。既沒糖果、沒餅乾，連個銅板都沒有。你深覺抱歉。為了自己什麼都無法給予，益加哀柔而自憐。孩子們看你無趣，都散了。你還是深深感到不好意思。為了被你撇在家鄉的妻女，為了即將連根拔起，曾經種在這裡的夢。

失卻了根，夢也長不成該有的樣子。

你依依告別竹圍，日子再度滿路奔忙；直至，你徹底疲累，完全被掏淨。

十年前，你突然在老家中風，起因於一場重感冒，久咳不癒。你從北港輾轉被送至臺北馬偕醫院，再轉入竹圍分院。那長達半年，漫長艱辛的療程，也是你生命中，最艱苦卓絕的奮戰。在你與死神糾纏搏鬥的時刻；在你每日像嬰孩那樣，練習著如何張嘴吞嚥，如何吐出粒粒清楚字句時；在你忍著肌肉撕裂般痛楚，想從原地跨出堅穩的一小步時；甚至，在你試圖要從輪椅上站起來，不想靠人攙扶時……我無法揣測，你年輕時候居住過竹圍的三年時光，是如何步履艱難地捱擠到你面前，供你一一辨認回想？你必然想起了那時候的什麼。想起三十年前那個滿懷夢想的自己，曾經那樣不顧一切地將自己拋撒至這陌生異地；從惶惶惑惑到明明白白地度過一千多個日子，分分秒秒咀嚼著，身為旅人最為深切苦楚的滋味。你曾經以為，你能在此植根、生發，然後開枝散葉。然而，你終究沒能達成。那份渴望安定，小小的幸福，還是被遺落在無可掌握的漂流裡。

你必然想起了這些。甚至，其他關於你在竹圍的種種。你對自己說，你不能被擊倒！你要站起來，健康地走出醫院，去重訪竹圍，去一一檢視那些曾被你拋棄在時光流沙中，不及進入未來生命的點點滴滴。

最後，你帶著三分之一完好，三分之一殘敗，與另外康復中的三分之一離開醫院，告別這裡。而你以為，你將不會，也不願，再以病患身份重回竹圍。

三年前考進研究所，我細細打包、收藏排練已久、無人能演繹的孤獨，來至你青年時期居住過的竹圍，想重新建構自己。

我在民生路上一處五層樓公寓的三樓賃屋而居。

出門往左步行三分鐘，就能看見野綠田園與青山疊翠；向右走十分鐘，便可抵達淡水河畔，近距離和觀音山面對面，縱聲笑談。只要我願意，搭乘捷運淡水線，往南，讓自己再度隱入都會人群；往北，任思緒在淡水新舊街區吸吮歷史汁液，踩踏傳統與現代接壤的繁複印記。甚且，可以恣意沿著河岸騎乘自行車，輕鬆漫遊在時間長河裡，查訪你曾經駐留的足跡。但是更多時候，我一如你，隱匿在人群角落，或住處一小方空間裡，啃噬自己為將來預備的精神食糧。

你關心的電話從不曾間斷。

颱風來了，到處都有土石流警報，你一方面擔心，一方面又打電話來要我放心：竹圍很安全，不用怕，不會有土石流。

冬天，每有鋒面或寒流預告，你便趕緊通知我記得要保暖……「淡水的風啊，像長了針似的，一根一根，你都能清清楚楚感受它。竹圍的風，善良多了，比較像鐵刷，一片一片從你身上刷過去，那種痛，沒那麼尖銳，也沒那麼深刻！」

我幾乎以為，你是詩人。

「小心了！不要太在意夏天偶而飄來，零零碎碎的暗雲，那是太陽的詭計。他要你毫無防備，然後再趁機熱辣辣地烘烤你。總之，每天都要帶傘。不防太陽的狡詐躲藏，也要防突然的雷雨侵襲。」

你讓我覺得，我每天都在作戰，和天氣。

你說，你不是氣象專家，倒像頭頂有個觀測儀，接收來自遠古祖先對大自然景象變化的觀察，再參考氣象預測，一併彙整給我。

不過，我最愛聽的，還是你對夏陽的比喻。

你說，我們雲林老家的夏日，像脫衣舞孃，辣得很帶勁、很徹底！淡水的夏天，有時像悶騷的女人，欲迎還拒，低羞不語；熱情時候，又像團火球，恨不得別人與她一起融化，久久長長。

那竹圍呢？你在這裡待過幾個夏天，我很好奇。

你思索片刻，彷彿小心揀選著字句。你說竹圍的夏天，比較像叛逆少女，有些懵懂無知，有些自以為是，也有些不知所以的令人疼惜。但是，偶而，她也會帶點江湖豪氣，幾許善解人意，冷不防的撫慰你……

我確定，你是詩人。至少，在我心裡，一直這樣以為。

去年秋末，你去臺北急診後又被送來竹圍，再度住進馬偕醫院。我私自盼望，這位生命鬥士，這位生活詩人，會再一次從病榻上走下來，走至我住處，且看我如何複印你，清簡的安頓自己。然而，這最後一次，你終究沒能戰勝病魔，徹底讓自己降服於無常。

出殯列車送你移往永久安息地，途中路經竹圍，我輕輕喚你：「爸，竹圍到了。」卻聽見，你在罈內微微低泣……

慢了。遠了。散了。滅了。

關於，你在竹圍的所有日子，以及，這艱難顛簸的一生。